

人文书托邦

# 超越自由与尊严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B. F. Skinner  
[美]B.F. 斯金纳 著

方红 译

非外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文书托邦

# 超越自由与尊严

##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B. F. Skinner  
[美]B.F. 斯金纳 著

方红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超越自由与尊严 / (美) B.F. 斯金纳著; 方红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300-25215-5

I. ①超… II. ①B…②方… III. ①行为主义 - 研究 IV. ①B84-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0887 号

## 超越自由与尊严

[美] B.F. 斯金纳 (B.F. Skinner) 著

方红 译

Chaoyue Ziyou yu Zuny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8.87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3 000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BEYOND FREEDOM & DIGNITY

目 录

- 第一章 行为技术 1
- 第二章 自由 27
- 第三章 尊严 47
- 第四章 惩罚 63
- 第五章 惩罚以外的方式 89
- 第六章 价值 109
- 第七章 一种文化的演进 137
- 第八章 一种文化的设计 157
- 第九章 人是什么 197
- 注 释 233
- 索 引 247

第一章

# 行为技术

A Technology of Behavior

3 在试图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可怕问题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求助于我们最擅长的事物。我们会发挥优势，而我们的优势就是科学和技术。为了控制人口爆炸，我们寻找更好的计划生育手段。面对核毁灭的威胁，我们建立了更庞大的威慑力量和反弹道导弹系统。为了延缓世界性的饥荒，我们寻求新的食物和更好的种植方式。我们希望，经过改良的卫生和医疗设备将能控制疾病，更好的住房条件和交通状况将能解决贫民窟问题，减少或处理废物的新举措则能制止环境污染。我们能够列举出所有这些领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且，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应该尽力扩展这些成就。但是，一切却还是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痛心疾首地发现，技术本身就越来越成问题。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口问题愈加尖锐，核武器的发明给战争增添了一种新的恐怖，而对享乐的肆意追求乃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正如达林顿<sup>[1]</sup>所说的：“每一种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能增强当代人在地球上的力量，但却常常会损害子孙后代的美好前景。人类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以破坏其周围环境为代价实现的，而对于这种破坏，人类既不能补救，也无法预见。”

无论是否有可能预见这种破坏，人类都必须对其加以补救，

否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而且，人类只有在认清这一困境的实质后，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仅凭物理、生物这些科学的运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要想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得靠另外一个领域。更好的避孕措施能够控制人口的增长，但得要人们采用这些措施才行。新式武器可以摧毁新式防御，反过来，新式防御也可以抵御新式武器，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御核毁灭，除非改变导致国与国之间开战的那些状况。新的农业手段和医疗方式如果不加以实施，将毫无裨益；而住房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房屋建筑和城市建设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涉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只有让人们不要拥挤，才能改变过于拥挤的状况，而要想阻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则只能让人们停止一切污染环境的行为。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让人类的行为产生巨大的改变，而要想让这些改变发生，单靠物理学或生物学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现。（而且，我们还面临其他一些问题，如教育体制的不健全、年轻一代的不满和反抗等，这些问题显然与物理技术和生物技术毫不相干，因此，人们从未用它们来解决这些问题。）光嘴上说什么“在使用技术时要对人类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让技术服务于人的精神需要”“要鼓励技术人员正视人的问题”等，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话意味着人类行为与技术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行为一出现，技术就停止了，而我们必须像过去一样行事，继续依赖于个人的经验，依赖于由个人经验集合而成的所谓历史，或者依赖于民间智慧和实践经验法则中所积淀下来的经验，来效法学习。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经

验都唾手可得，而这些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当今世界的如此局面。

我们需要的是一门行为技术。如果我们能像调整宇宙飞船的飞行轨道一样精确地调整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能像在加速高能粒子时那样满怀信心地改进农业和工业，如果我们能像物理学接近绝对零点那样稳步地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尽管这些目标可能永远都实现不了），那我们便能快速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依然缺乏一种在影响力和精确度上可以与物理技术和生物技术相媲美的行为技术，对那些相信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人来说，这种局面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安心，而更可能让他们感到惊恐。也就是说，相比于物理学和生物学对其各自领域的了解程度，我们对“人类问题的了解”是多么贫乏，而面对当今世界正势不可当地走向灾难这一局面，我们又是多么无能为力。

可以说，在 2 500 年前，人类对其自身的了解与其对周围一切的了解程度是一样的。而在今天，人类最不了解的却是他们自身。物理学和生物学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至今都没有获得任何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发展。古希腊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现在只剩下了历史的价值（没有哪个现代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会求助于亚里士多德），但柏拉图的《对话录》迄今依然是学生的必读之书，其中的段落依然会被人们引用，就好像它们能清楚地阐释人类的行为一样。亚里士多德可能看不懂现代物理学或生物学书上的内容，但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却能



毫不费力地理解当今关于人类问题的大多数讨论。就技术而言，我们在控制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在政府、教育以及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的实践却没有多大进展，尽管这些实践所要适应的环境与过去相比已迥然不同。

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不能解释说是因为古希腊人知道有关人类行为的一切。当然，他们对人类行为的了解肯定超过了他们对物理世界的了解，但这种了解的程度依然不是很深。此外，他们思考人类行为的方式必定存在某种致命的缺陷。因为不管古希腊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有多么原始，它们最终还是开启了现代科学，而有关人类行为的古希腊理论却毫无结果。如果这些理论到了今天还为我们所用，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含有某种永恒的真谛，而是因为它们不具备能结出更好果实的种子。

有人一直认为，人类行为是一个特别难以研究的领域。事实确实如此，而且，我们由于在研究人类行为方面常常束手无策，因此就更有可能这样认为了。但是，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难度肯定不低于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其间的区别在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所使用的仪器和方法相当复杂。人类行为领域缺乏同样强而有力的仪器和方法，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它只是导致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难道把人送上月球真的比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状况容易吗？或者，比为每一个人创建更好的生活空间容易吗？或者，比尽可能为每一个人提供收入丰厚的工作，从而使他们过上更高标准的生活容易吗？这里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的问题，因为

没有人会说登上月球比其他一切更为重要。登上月球之所以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是因为它有可能实现。科学和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只要用力推一下，便可以登上月球。而在解决人类行为所带来的问题方面，我们却没有可以与之相比拟的令人兴奋的事件。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距离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人们很容易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人类行为中一定含有某种无法用科学加以分析的东西，因而不可能产生一种有效的技术。但是，我们远远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的方法几乎从来没有被运用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我们使用过科学的仪器，我们曾进行过计算、测量和比较，但在当今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讨论中，却几乎都缺乏某种科学实践的本质。这与我们如何论述行为的原因有密切关联。（“原因”<sup>[2]</sup>一词在深奥复杂的科学文献中已不常见，但对此处的讨论却相当有用。）

一个人有关原因的最初经验很可能来源于他自身的行为：物体之所以移动，是因为他移动了它们。如果其他物体移动了，那是因为别人移动了它们。如果看不到那个移动物体的人，那是因为那个人是无形无相的。这样一来，希腊诸神便成了自然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所在。这些神灵通常存在于他们所移动的物体之外，但他们也可能进入这些物体，“附体缠身”<sup>[3]</sup>。物理学和生物学很快就摒弃了这种解释，转而寻找更为有用的原因，但人类行为领域至今还没有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虽然有识之士已不再相信人会被恶魔附体缠身之说（尽管有人偶尔会实施驱妖除魔的仪

式，而且在心理治疗师的作品中也一再出现妖魔之类的字眼），但还是有人经常把人类的行为归咎于内在的动因。例如，把青少年犯罪说成是人格障碍所导致的结果。而如果人格与陷入麻烦的身体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的话，这样说便毫无意义可言了。当然，只要说人体内有几种不同的人格，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控制着人体，这样便可以清楚地将人体与人格区分开来。精神分析学家们已经确定了三种这样的人格——自我、超我和伊底——他们提出，自我、超我和伊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类行为的原因所在。

虽然物理学很快就不再以这种方式将事物人格化，但它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谈到事物时，就好像它们具有意志、冲动、情感、目的以及内在动因的其他属性一样。在巴特菲尔德<sup>[4]</sup>看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自由落体之所以不断加速，是因为它发现自己离家园越来越近，因而变得越来越愉快；后来的权威人物则认为，物体是在一种动力（有时候，这种动力也被称为“冲动”）的驱动之下才被抛掷出去的。虽然所有这些理论最终都被人们所摒弃，而且摒弃得相当彻底，但行为科学至今还在试图研究类似的内在状态。当听到有人说，一个带来好消息的人之所以走起路来格外轻快，是因为他感到很兴奋，一个人之所以举止草率，是因为他很冲动，或者一个人之所以固执地坚持某种行为方式，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力，我们丝毫不会觉得奇怪。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我们至今依然还会看到有研究者无心地提到目的，但它们在可靠的实践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

9 将人类的行为归因于意图、目的、目标。如果我们还有可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一台机器能否表明其目的，那么，这一问题所隐含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它能，那么，它将与人为更相似。

当物理学和生物学开始将事物的行为归因于本质、特性或本性时，它们便已经远离了人格化的原因。例如，对于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来说，一种物质的某些属性可能是其易变的本质导致的，而且，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化学”的东西，便可以比较物质之间的不同。牛顿曾这样抱怨他的同时代人的这样一种做法：“跟我们说每一类事物生来都具有一种神秘的特定属性，它凭借这种特定属性来活动并产生明显的效果，其实等于什么都没告诉我们。”（神秘的属性是牛顿极力反对的属于“不能成立之假说”的例子，尽管他自己也没有做到像他说的那样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生物学也一直试图研究生物的本性，直到20世纪，它才彻底放弃寻求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力量。不过，行为至今依然被归因于人的本性，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广泛的“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心理学”，它根据不同的性格特征、智能、能力将人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描述。

几乎每一个关注人类事务的人——如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人类学家、教育者或心理治疗师——都一直以这种前科学的方式来谈论人类的行为。每天的报纸、每一期专业或非专业杂志、每一本与人类行为沾边的著作，都是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我们被告知，要想控制世界人口的数量，我们需要改变对孩子的态度，克

服因家庭规模大或性能力强而产生的自豪感，树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并降低大家庭在缓解老年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要想实现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处理领导人的权力意志或偏执妄想，我们必须记住，战争发端于人们的内心 (minds)，人的内心存在某种自杀的倾向——很可能是一种死亡本能——这种自杀倾向会导致战争，而且，人从本性上说是具有攻击性的。要想解决贫困问题，我们必须激发人的自尊，鼓励其创新精神，并减少其挫折。而要缓解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我们则必须为其提供一种目的感，并减少其疏离感或无望情绪。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可以实现以上任何一条时，我们自己可能就会经历一场信仰危机或丧失信心。只有重新信任人的内在能力，这场信任危机或信心丧失的状况才有可能得以矫正。这是主流，几乎无人对此提出质疑。不过，在现代物理学或大部分生物学中，没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这一事实或许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如此长时间以来未能形成一门关于行为的科学和技术。

10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行为主义”对观念、情感、人格特征、意志等的反对，关系到人们所说的这些心理要素的基础。当然，有关心理本质若干棘手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500多年之久，但至今仍无结果。例如，心理是如何对身体产生影响的？到1965年，卡尔·波普尔<sup>[5]</sup>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想弄清楚的是，在物质世界的物质变化过程中，诸如目的、意图、计划、决策、理论、紧张感、价值观等非物质的东西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当然，我们还想知道，这些非物质的东西来源于何处。对于这个问题，古希腊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来源于诸神。正如陶育礼<sup>[6]</sup>所指出的，希腊人认为，一个人行为愚笨，那是因为有一个满怀敌意的神往他的胸中注入了愚蠢。而一个友善的神会给予一名勇士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帮助他勇敢地战斗。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思维中存在一些神圣的东西，而芝诺则坚持认为，理智就是上帝。

今天的我们已不可能接受这种思想，当前最为常见的做法是诉诸先前发生的自然事件。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遗传素质（即物种进化的产物）解释了心理的部分工作机制，而他的个人经历则解释了其余部分。例如，人类进化过程中存在的（身体上的）竞争，使得现在的人们具有（非身体上的）攻击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导致了（身体上的）敌对行为。或者，一个在小时候因为玩与性有关的游戏而受过（身体）惩罚的人，长大后，当进行（身体上的）性行为时往往会产生（非身体上的）焦虑情绪。非身体的阶段显然跨越了很长的时间进程：攻击行为可以追溯到人类进化史上的几百万年以前，而小时候产生的焦虑情绪往往会延续到老。

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心理的，或者都是物质的，那么，哪个源于哪个的问题就可以避免，而且事实上，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人曾经考虑过。一些哲学家试图停留在心理的范围之内，他们认为，只有直接经验才是真实的，而实验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试图发现支配心理事件间相互作用的心理规律。当代的心理治疗“内心”（intrapsychic）理论告诉我们一种情感是怎样导致另一种情感的

(例如,挫折是怎样导致攻击性的),情感之间怎样相互作用,而被心理驱逐出境的情感又是如何设法挤回心理的。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竟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补充性的观点,即心理阶段实际上是生理性的,他相信,生理学最终能将心理装置的工作机制解释清楚。许多生理心理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自由地谈论着心理状态、情感等,他们相信,了解它们的生理本质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心理世界的维度以及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转变<sup>[7]</sup>,确实会引发一些难题,但人们通常会选择忽略这些难题,这也许不是不错的策略,因为反对心理主义(mentalism)的重要观点与这些难题的性质完全不同。心理世界抢了风头。行为通常不被人们认可为是合理的研究对象。例如,在心理治疗中,一个人所做或所说的令人不安的事情,几乎都仅仅被看作症状,相比于内心深处的舞台上所呈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剧情,行为本身看起来确实有些肤浅。语言学和文学评论将一个人所说的所有话语几乎都看作思想或情感的表达。在政治学、神学和经济学领域,行为往往被看成素材,从中可以推断出人们的态度、意图、需要等。2500多年来,人们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心理生活,但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类的行为,而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种副产品。

此外,将行为视作一种功能的条件也被人们忽略了。对于好奇心,人们最终得出的往往是心理的解释。在日常交谈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问某人“你为什么要去观看戏剧?”,他回答说“因为我想去”,我们很容易把他的回答当成一种解释。

78 我们更应该了解的是他以前去看戏剧时曾发生过什么，他去看戏时曾听到或看到过什么，他过去或当前的环境中有哪些东西可能会促使他去看戏（而不是去做其他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往往会将“我想去”这三个字看成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总结，而且很可能不会再去询问更多的细节。

专业的心理学家常常也会在同一问题上止步不前。很早以前，威廉·詹姆斯<sup>[8]</sup>就曾纠正过一种盛行的关于情感与行动之间关系的观点，例如，他声称，我们并不是因为害怕才逃跑，而是因为逃跑才感到害怕。换句话说，我们在害怕时所感觉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正是传统观点中用来表达情感并用情感来加以解释的行为。但是，在思考过詹姆斯观点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他的观点实际上没有指出任何作为原因的先行事件？对于他观点中的两个“因为”，我们都不必太当回事。因为它们对于我们为什么要逃跑，以及为什么会感到害怕，都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

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是在解释情感，还是在解释据说由情感引起的行为，我们都几乎没有关注到先前的情境。心理治疗师对其患者早期生活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患者的回忆。我们都知道，患者的回忆往往并不可靠，而心理治疗师可能甚至会提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患者记住了什么。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至少有一百个地方提到过感受到的焦虑，而每一次提到焦虑都会涉及惩罚性事件。我们甚至更倾向于谈论那些显然无法企及的先前经历。例如，现在有很多研究者都对物种进化过



程中所发生的事件颇感兴趣，他们试图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而且，我们在谈论这些先前经历时之所以极为自信，恰恰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推断获知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

由于无法理解我们看得到的那个人是怎样做出行为的，以及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行为，于是，我们就将他的行为归因于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对于这个看不到的人的行为，我们同样也无法解释，但我们往往不会就他提出更多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兴趣或能力，而很可能是因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在作祟，即认为人类的大多数行为都不存在相关的先行事件。内在人（inner man）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解释，但反过来，这种解释本身却不能获得解释。于是，解释便在他这里中止了。内在人不是过去经历和当前行为之间的中介，而是产生行为的中心。他的作用在于启动、开启、创造，这样一来，他便一直被覆盖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就像他在希腊人心目中的样子一样。因此，我们说，他是自主的——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说，这意味着他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这种观点很容易受到攻击。自主人（autonomous man）仅能解释那些我们无法用其他方式加以解释的事情。他的存在依赖于我们的无知，而随着我们对行为的了解不断增多，他自然就会失去他的地位。科学分析的任务在于，解释作为一个自然系统的人的行为是怎样与人类物种进化的条件，以及个人生存的条件相联系的。这些事件之间必定有联系，除非真的存在某种神秘莫测的或创造性的干预力量，而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必要